

張詩詩

氏

詩

說說說



1111

1112

1113

1114

詩

說

陶正靖
著

中
華
書
局

詩
說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
房彙鈔澤古齋重鈔及指海
皆收有此書借月在前故據
以排印

詩說

清 常熟陶正靖稗衷著

朱子曰。風者。民俗歌謠之詩。禮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。先儒又謂時王褒周公後。比於先代。故巡守不陳其詩。而其篇序不列於太師之職。是以宋魯無風。朱子既取其說矣。然則宮人女子之作。何緣得流播民間。而太師又何自採而陳之。愚謂二南固正風。然以爲民俗之歌謠。則義無不可通者。以爲正風之始。必歸於后妃。則輻輳緣戾而不可通者多矣。若其德化之美。有所自來。固不必以某篇爲宮人作。某篇爲后妃作也。

詩之首關雎。何也。曰。詩發乎情。情莫昵於夫婦。閨門之內。情欲之感。爽其節而害於德者多矣。惟關雎得性情之正。夫子曰。樂不淫。哀不傷。此正風變風所由區別。卽刪詩之發凡與序。以爲后妃之德。蓋本其致此之由。則固上之教化所助。至匡衡推行序意。用規切人主。其言乃不盡與詩詞相比附。古之以詩諫者。多取斷章。不必盡合也。說詩者以爲正風之始。必屬之文王太姒。而朱子遂定以爲宮人所作。案朱子於舊說。凡言某人作者。篇中苟無證驗。若寺人家父之屬。卽皆從疑辭。關雎之爲宮人作也。誠確然無疑者耶。

性情正。斯職業修。葛覃之次關雎。昭女職也。加之以儉。將之以共。婦順章矣。朱子以爲后妃自作。豈以親

蠶之禮故傳會耶。刈葛於中谷。采卷耳於周行。以王后之貴。將具儀衛往耶。抑徙行巷陌。與民間女子不殊耶。序知其不可通也。則以爲在父母家所爲。噫。大邦有子。托體亦尊矣。簪書生家法。恐未可以度量宮闈也。以言告言歸爲迨吉之詞。何王化之隆。而標梅多感。貴賤皆同之也。

懷人而冀周行。賢者其當路乎。陟山而馬瘡僕痛。望道其邈遠乎。以意逆志。是爲得之矣。必屬之后妃而推之於姜里征伐之時。又以登山飲酒。非婦德所宜。則比之寓言非實。何其繆戾而不可通也。序又以爲求賢審官。知臣下之勤勞云云。豈非干政之漸。牝雞之晨乎。案左氏襄十五年引此詩云。能官人也。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。所謂周行也。然則求賢審官之說。其傳有自。但不必以爲后妃之志耳。

滿招損謙受益。居上不驕。高而不危。福履之綏也宜矣。雅詩亦云。莫莫葛藟。肆於條枚。豈弟君子。求福不回。集傳。君子猶言小君內子也。蓋泥序而爲之說。

古者雖役不踰時。然基年來歸。輒有調飢之威。而喜其不遠棄我。以爲閨怨之辭。不已迫乎。愚謂伐其枚而又伐其肄。以喻王朝斬艾之威。日朧月削。枝幹盡傷。生理將盡也。此魴魚所由賴尾也。兩君子卽指文王言。自其未見而思之。既見而能安集我也。謂之君子。至於父母孔邇。則愛戴之情益切。非但喜其不我遐棄已。序所謂道化行者以此。若婦人閱其君子云云。則朱子所謂後人推說而增益之耳。

射義云。騶虞樂官備也。賈誼云。騶文王圃名。虞虞官也。案詩一發五豝。朱子云。猶言中必疊雙也。此以於

夸武力可耳。以爲仁如騶虞何與。毛傳。虞人翼五紕以待公之發。鄭氏云。戰禽獸之命。仁心之至。其說差近。若以詩詞味之。乃是歎美虞人材力之可用如此。蓋亦免置野人之意。而文王能盡天下之才。亦於此可見。所謂樂官備者也。

終風自比。莊公序所謂傷已者得之。以爲遭州吁之暴。見侮慢而不能正。則次章所謂惠然肯來。悠悠我思者。何所思耶。信乎爲後人所增益也。

將仲子以爲淫奔之詞。固非舊說。莊公心許蔡仲而陽拒之。恐亦未然。夫杞也。桑也。檀也。皆良材也。莊公豈以是喻段。若詩人代莊公爲喻。則亦失辭矣。愚謂此叔段所厚善者。以諷止反謀。若枚乘諫吳王比也。不曰叔而曰仲。謬其詞。亦以明有兄也。春秋諸侯之弟皆曰叔。非行第也。春秋諸侯之弟皆曰叔。非行第也。春秋諸侯之弟皆曰叔。非行第也。無隲我里。收貳爲已邑也。而牆

而園。入不由戶。均非正道。將襲鄭。夫人將啓之之謂也。襲鄭則置莊公何地。故曰無折我樹杞。夫莊公者。先君所樹也。畏我父母。言父而連及于母也。亟請于武公。公弗許矣。今而背之可乎。亡者固無足忌矣。公子呂之屬未必服也。所謂畏我諸兄也。喪君有君。夫人主之。諸公子或俯聽矣。國人不與也。所謂畏人之多言也。所謂事成之後。亦無以自立于天地間者也。然則何以知爲段所厚善。以三言仲可懷知之也。若非所厚善。何自待其反謀。亦何必作詩諷止哉。

蟋蟀警怠荒。非勸娛樂也。今我不樂。日月其除。曲而導之。弼士之巽言也。若曰歲晚務閑。信可爲樂矣。雖然。不可以耽樂之從也。思其居。思其外。思其憂。所謂勤儉而有先王之風者如此。夫子錄之。以著晉俗之

美也。序乃槩以爲刺。後儒遂有儉不中禮之云。則以魏風爲唐風。而張氏有急迫狹隘之說。嚴氏有僖公鄙陋局促之說。夢中占夢。失之愈遠。

山有樞篇。隱語爲多。有衣裳而弗曳。斐文教之弗脩也。有車馬而弗馳驅。武備之弗飭也。鐘鼓之弗考。無以警乎外。庭內之弗掃。無以肅乎內也。抑之詩曰。脩爾車馬。曰灑掃廷內。蓋賢君之強于政治。以是觀之。而刺時君之不能然也。第三章鼓瑟酒食之云。蓋曰不能及時圖治。猶當及時爲樂。奈何奄奄泄泄。若陳死人。將爲他人有也。與前章之爲隱語者。微別。而悲憤之意有加焉。於時曲沃已強。奪宗之禍已著。爲此詩者。蓋亦同休戚之臣。無所展其心力者歟。繼是則揚之水作矣。序以爲刺晉昭公。說詩者不能言其所。以刺。泥于詞而不得其意。于是有有財不能用。及用物有節之云。愚故爲疏通而別白之。

秦於東遷後。僅伯爵。未有僭稱。而無衣三章。皆曰王於興師。其卽小戎之義與。抑出定襄王。晉侯辭秦師而下之役與。蓋忠義激發之辭也。朱子以爲仁厚之俗一變。已悍然有招八州朝同列之氣。愚竊以爲不然。蘇氏謂周之東遷。失計爲甚。蓋其初本以避犬戎之難也。然秦襄一用之。而勇於敵愾如此。則夫棄先王成業。委形勝之地。與可用之民。卒至削弱不振者。是誰之過哉。夫子錄秦風。所以深惜之也。當與魚藻那居之義參觀。

節南山一篇。所惓惓致意者。君子小人進退之際而已。不平其心。探其本也。不宜空我師。舉其凡也。書曰。天惟純佑。命則商賁。孟子曰。不信仁賢。則國空虛。非我衆空窮之謂也。姻亞靡仕。則小人以其類進矣。小

人進則君子必有被擯而去者。亦必有在位而艱窺不安者。君子如屈於已去者。望其反之也。君子如夷於未去者。望其安之也。俾民心闕。惡怒是違。民言無嘉之反也。楚子常殺鄢將師。謗言乃息。石顯殺蕭望之。乃薦貢禹等以自解。小人知物議之可畏。猶庶幾補救萬一也。然而天方降割。日引月長。所謂如屈如夷者。邈然無望。於是毒及於百姓。而國既卒斬。無可爲者矣。四牡靡騁。喻君子之窮而無所復之也。方茂爾惡。究言小人反覆之狀也。九章推不平之咎。十章結作詩之旨。

政亂時危。人臣以全軀爲貴。以避事爲能。雨無正詩盡其情狀矣。集傳於第六章以直道枉道分疏。微似迂曲。愚謂云不可使者。徇私情也。其誰出而圖吾君。故曰得罪於天子。亦云可使者。從公義也。衆方儉安自便。莫肯爲國宣力。故曰怨及朋友。

小旻上弗能謀也。雨無正。士弗能死也。如匪行邁謀。所謂耕當問奴。織當問婢。問途而不於已經。庸有得乎。

魚藻以爲諸侯美天子。未詳所据也。蒲藻皆水草。藻無根而蒲有根。魚在藻則樂矣。依蒲則尤安。此詩之作。其在東遷時乎。闕中之地。據形勝。臨諸侯。視夫阨嶇河洛之間。可同日語哉。故曰王在在鎬。有那其居。詩之本指。顯然可見矣。然則周公之營洛也。非歟。曰德之休明。無所事險。若德之不建。而依險爲固焉。亦謀國之次也。○首章所謂有頌其首者。大定之後。君尊臣卑。上下順治。子孫蒙業。操柄未移。無不掉之患也。極熾而豐。侈肆亦漸萌矣。故曰豈樂飲酒。次章所云有莘其尾者。卽魴魚頰尾之意。民則勞矣。上未知

恤。惟耽樂之從也。故曰飲酒樂豈。

周桓公諫桓王曰。我周之東遷。晉鄭焉依。善鄭以勸來者。猶懼不旣。況不禮焉。鄭不來矣。采菽一篇。則桓公之意乎。首章舉舊典以諷天子。雖無予之。路車乘馬。所謂所乏者非財也。次章言諸侯朝正於王。於義既有可取。而旂色鸞聲。亦足以傾動耳目也。三章侈陳入覲之禮。恩遇之渥。以諷諸侯也。唐人咏節鎮入朝詩畧仿此二章。四章諷諸侯之卿士也。當時侯國之臣。能輔其主以正者少矣。孟獻子相魯。侯以如周。王厚賄之。倘亦安勸庶邦之義乎。末章蓋兼天子諸侯言之。而歸本於天子。楊舟之須。綈纁與采菽之須。簋簠文義首尾相對。特意加悚切耳。序所謂不能以禮錫命諸侯者。蓋得之。嗚呼。一變而角弓。則觀者疎矣。繼之以苑柳。則疏者終不至矣。周道之益衰。職是故與。

不顯亦世。所謂士食舊德之名氏。農服先疇之隴畝。工用高曾之規矩也。惟其台謀至善。子孫世守不失。是以多士篤生。文王賴其用焉。首章不顯不時。亦當隨文訓釋。以大統未集言。文王在上。於昭于天。則書所謂光於四方。顯於西土者。集傳以旣歿言之。一章八句之內。首尾複疊。恐非古人文理。

生民詩履帝武敏歆。毛鄭異說。蘇明允譏鄭之失。而子由仍從鄭。諸儒亦曲附之。則以稷見棄之故。未明也。明允以爲疑而棄之。夫首子易生。人情所樂。何反致疑棄。援鄭莊之寤生爲比。豈足以細鄭哉。愚考稷之致棄。經固明言之。諸儒特未察耳。經曰先生如達。注但云易生。而不知其所以易。又未悉其初生之狀。愚反覆推求。質之牧豎而後得之。凡嬰兒在母腹。有物裹之。所謂胞衣是也。臨產時其衣先破。兒體少舒。

手足漸欲動搖。故生之難。羊子之生。胞仍完具。墮地而後。母爲破之。故其生也易。稷生如達。蓋藏于胞中。形體未露也。是以無啼聲。及轉徙數處。鳥去而呱。蓋至是始離于胞。在既生數日之後也。然則前此之疑而棄之。乃人之常情。又何怪乎。所謂居然生子者。凡卵生濕生之類。皆謂之子。非獨嬰孩也。居然者。正疑怪之詞。故下章遂言棄置之事。仍識其啼聲。不惟著收養之由。而前此之致棄者。益明矣。諸儒不詳其故。強爲之說。詩之失愚。其此章諸解之謂乎。○毛傳云。敏。疾。歆。饗也。其說良是。神歆其祀。必祐助之。介者。助也。頌是用大介義同止者。營魄所止。謂始有身也。震者。有身以後。夙者。彌月之前也。載生者。次章以下之事。載育者。收養以後之事也。毛訓介爲大。曰天神所美。大福祿所萃止。于文義爲疎。鄭訓介爲左右。曰左右所止住。如有人道感己者。是姜嫄爲鬼祟所憑。觸處皆是也。噫。甚謬且悖已。○周人之世祀姜嫄何也。曰。后稷爲始封之君。姜嫄爲始封君之母。以漢制推之。諸侯王就國。其母與俱行。爲國太后。其世祀宜也。謂姜嫄爲高辛氏元妃。卽此可證其謬也。祀不及高辛諸侯。不得祖天子也。人非無父而生。詩專舉姜嫄可乎。故以從祀高禘言之。曰履帝武。此聖人立言。審于體要也。乃適啓鄙儒之妄說。繇之八章。混夷脫矣。注以爲在文王時。皇矣第二章。太王始居岐之事也。帝遷明德兩句。何緣采取或說。使自相戾耶。愚謂詩意。蓋言天誘其衷。使昆夷載太王就道。所謂殷憂啓聖者耳。康誥一篇。惓惓於用罰。又曰。往敷求于殷先哲王。抑詩第三章。弗念厥紹。罔敷求先王。克共明刑。蓋援祖訓以爲言。

周人之美周公也。曰：袞衣繡裳，德音不瑕而已。崧高烝民，何其修耶？可以觀世變矣。

江漢常武之詩，與六月采芑何異？不得並列於正，何也？曰：羆狁侵凌，蠻荆背叛，不得已用師焉。淮南北之夷，雖不式王命，其爲患微矣。考之費誓，使魯致討可也。勞王師以勤遠略，不亦得已者乎？故篇末皆寓規詞。

烈文一篇，語意嚴重，助祭諸侯，恐不足以當之，愚謂此殆祭先代佐命之臣，與享於太廟者，因以訓其後嗣焉。洛誥曰：記功宗以功作元祀。周監二代，郁郁乎文，是以長發之末章，並及阿衡，而烈文別爲頌美，若其嚴肅溫厚之異致，亦可概見矣。